

难得发呆

桑胜月

很久没去理发店了,小店还是老样子,心安且喜。

待小老板给我围上足可罩住我全身的围单,忽发现正前面缝制的是一块透明的塑料布,像开了一扇窗,可见我的双膝。为何?我小幅度地左顾右盼:左边客人正透过这扇窗看着手机,右边的客人也同样在围单下划拉着手机。

哦,我猛醒:这是理发店与时俱进的贴心服务,他知道,手机就是顾客的性命,一刻也离不得的。决不能让你在理发时发呆,浪费时间!

依我之见,进理发店既是理发,不也是最好的放松时刻?对镜看,小师傅刀剪轻轻翻飞,三千烦恼丝慢慢飘坠,头顶风光顿时焕然一新。微醺的你,放空了心中久积的块垒,每个毛孔里全汪着惬意。你的新与美从头顶至心窝,这是你第一次发呆的所见。

说到“发呆”,不由想起我去过的大理、丽江和束河。那里有大大小小的茶馆,“喝茶茶、发发呆”是揽客的招牌。的确,一身疲惫的城市客,放下行囊,坐在苍山脚下,洱海岸边,一杯香茗,眼神散淡,心无负累,就那样发着呆,发着呆,一旦回归,心灵洗涤,还你一个新人!

那是前些年了,现时还有发呆的环境吗?出门进电梯,厢壁的各式广告就频送秋波,喊你买车、让你植发。一家叫“啄木鸟”的维修公司大声宣告,除了感情不修,它什么都能为你修……

看画展去吧,美术馆、博物馆总该是清淨的。莫奈的睡莲,梵高的向日葵,心仪久了。不过画前人头济济,你需披荆斩棘,方近得画去。想细细端详,呆看一会儿,遥想一下画家作画的始末?做梦去吧,你能做的只有踮脚高举手机,咔嚓咔嚓一气,觉得够发九宫格了,才抹着汗突出重围。以后我见你的九宫格,自多了一份同情与理解。

那就别看画展,进公园觅个清淨去,呆呆地出个神。哈,现在的公园可是热闹堪比庙会。公园最好的场地上,爷叔、阿姨们交谊舞旋着,广场舞跳着,唢呐、手风琴、音箱争相高分贝响着,一比高低,震动着你的耳膜。你的清淨,公园没有!想发发呆,看来只有回家发去……

家里还真有发呆的地方。你看,我往阳台一站,下面一片苍翠的香樟林,风儿吹过,绿海波涌,神思飞回到二十年前株株香樟树来小区落户时的瘦枝弱叶,爱怜顿生……正呆想着出神,手机振动,我即刻调转视线,看到了朋友的九宫格,为朋友晒的“诗和远方”,我立马舍弃了这边的风景独好!习惯了喧嚣,也变得浮躁,看惯了熙来攘往,也丢弃了独坐深思。我们永远步履匆匆,从不舍得停一停脚步。从孩子降生,我们给他们准备的字典里只写着四个字——努力奋斗!所以我们的孩子与我们一样,甚至比我们更急更忙,“发呆一会儿吧,孩子”,我料想会对孩子这么说的一定很少很少。因为我们鄙视“发呆”,它成了懒惰、躺平的代名词。

发呆的终极意思,大概就是静静地与心灵对话,去除心中多余的杂念与俗务,使之轻装上阵。可能有人会怒怼“心里是空的,对什么话?”是的,心已空的人是不会适时发呆的。但看到过一篇科普新闻:同时处理太多事务,让脑子一刻不得闲的,岁数大了更容易患上阿尔兹海默症。让我戏说一句:现在不会发呆,老了可能变痴呆哦!

跟朋友喝了点酒,一个人沿着湖往家走,穿过小树林到湖边,清风习习,虫子低吟高奏,悬于天空的月亮把树的枝干和叶子投射到地上,像长长的芦苇和浅浅的水草浮在水里,我立着看,似乎看到五十年前家门口的池塘、沟渠——那时的水里晃荡着多少鱼虾和水草,那时的水多干淨。

至一拐弯处,一个男人突然从路边的石凳子上起了身,踉踉跄跄,跌跌撞撞往前走。我望向他,他的两条腿有点“撇”,后背很宽,一边的肩往上提,一边的肩往下垂,像是在用身子给自己“扇风”。怎么这么熟悉?心下一凛。忽然想到程兄。但程兄走了13年了。我不紧不慢地从后面看,那样子,分明和我一模一样!世上真有这么相似的模样吗?是不是我太想他,无端多出了附会?但我确实是因为他而突然想到了程兄。

我把美食散文精选集《亲爱的味道》送到上海文化出版社,编辑老师一致称好,选题很快获得通过。进入编辑流程,编辑老师建议加点料,“你不是在家经常做菜的吗,有私房菜谱吗?公开一下,大家分享。”于是临阵磨枪,马上编一本别册。有些菜做过吃过,但没有留下图片,就得重新做一遍。有些食材不在当季,就得动脑筋去采购或寻找替代品,反正手忙脚乱。老婆吃现成的,还要在一边冷讽热嘲。在她的地盘上混,只好忍着点。

上海男人在“屋里向”买汰烧,一直被北方汉子冷嘲热讽。上海男人并不在乎,面朝大海,关心粮食和蔬菜,还有油盐酱醋。会做家务,是上海男人的本色,也是一生的修为。无论在太平杨浦错过混世魔王,还是在太平桥冒充过南货店小开,在做家务这档事体上是能够共情的。逛逛菜场,讨价还价,老姜新葱,弥陀芥菜,紫茄白苋,咸肉菜饭,韭菜塌饼,蛤蚧炖蛋……我们这一代经历过短缺经济时代的男人,懂得生活的不易,又要维持上海人的脸面,所以捋起袖子做家务时,心里有点委屈,有点悲壮,转

没想到吧,作为一名入坑十几年、览册上千的资深“绘本发烧友”,最近遇到让我最惊艳、佩服、沉迷的绘本,名叫《祁连山防熊防狼手册》,我来回看了好多遍还是津津有味、赞赏不已,真希望能介绍给城市里的孩子们,也试着向我们的原创亲子绘本领域抛砖引玉。

拿到这本“高级萌”的绘本的场合,是在距上海2400公里外的祁连山国家公园老虎沟管护站的小会议室里。在广袤的荒原、雪山、河流和草场的怀抱中,有这么一栋木石结构的楼房,十几位晒得黑黑的巡护员早出晚归。忽然,面前多了一本薄薄的手册,连封面和封底一共八页,双面彩印骑马针,汉文藏文双语,

忽有故人上心头

魏振强

程兄是13年前溺水过世的。这么多年,我常会想到他呵呵的笑、他打牌时的抓耳挠腮,想到他从硕大的裤兜里拿出撕去包装盒的好酒,“咚”的一声磕在饭桌上,还有一道去荒山野岭徒步,他总会冲在前面,在草丛和荆棘里穿行,粗大的嗓门里蹦出一句:“夏天的草窝里说不定有蛇,你们小心啊,我不怕!”程兄大我们十几岁。他真的不怕蛇吗?这世上真有不怕蛇的人?我不信。如他那般生动可爱,如他那般愿为他人挡除凶险而又说得一派云淡风轻的人,太少了。

三年前,也是程兄去世整整十年

身在邻家小妹面前,展现的却是满满的自信与豪迈。爱做家务,就是热爱生活,体贴老婆嘛!

穷人的孩子早当家,环境决定人,也能磨炼人。拿我自己来说,诚如孔子所言:“吾少也贱,故多能鄙事。”木工、电工、油漆工,再踩个缝纫机什么的,都难不倒我,那么与锅碗瓢盆打交道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。青菜萝卜翻花头,做出一道道让父母惊喜的菜肴,给庸常生活一点点小确幸,身居陋巷,不改其志。到了二十出头,我就能做整桌家宴了,糖醋小排、本帮酱鸭、酸辣凤爪、水晶虾仁、糟熘鱼片、黑椒牛柳、茄汁鲳鱼……都是“小开司”。亲戚朋友赠我一句句鼓励性质的表扬,不免得意洋洋。成家后,老婆希望夫君专心笔耕,事业有成,连一棵葱也不让我碰。后来看我基本没戏,就下放部分权力,让我体会一下当家人的酸甜苦辣。另一方面,也让我换换脑子,松松筋骨,整天钻在书堆里,说不定哪天就成了白痴。

后来,随着上海餐饮市场繁荣繁华,朋友请我吃饭的机会与日俱增。酒肉穿肠过,美味心中留。人

熊会到处想方设法找吃的。在野外作业或爬山的人员需要多人结伴,最好带狗同行,路上大声交谈,或用铃铛、手机、收音机等发出声音,驱使熊听到后离开等。最精彩的部分来了,如果正面遇熊,又该如何?记住:保持冷静,举起手,不要转身逃跑(棕熊会攻击跑步的人,且跑得很快),不能与熊对视,持续大声说话,尽快后退。如果这些都没用,那就丢掉背包或衣服,熊可能会停下来看丢下的东西,这可以给你的逃跑争取时间。另外,遇小熊时,一定不要站在大熊和小熊之间。

2400公里外的最佳绘本

吴越

注名叫“雪境”的微信公众号,申领电子版。

在此可稍微透露令我眼前一亮的几个点:名曰“防熊防狼”,实际上是对西藏棕熊和藏狼的科普和保护;这本手册的首要目标是预防和减少“人兽冲突”,而非对立、杀戮。因此,书中生动地介绍了这两种动物的生活习性和攻击原理。如一年中最需要注意在野外防熊的时期是熊冬眠前的两个月,因为它的主要野外食物早獭还在冬眠期,

后,我决定去他老家的镇上走走,他不在了,但那条老街还在,老房子还在,他的弟弟和他年逾九旬的老母亲还在。日暮时分,到了那座名叫“隐贤”的千年古镇。在一间昏暗的房子里,一位老人安静地坐着,见我开口就叫“郭老板”,明显不辨世人、世事了。为了控制情绪,我转身出了门。立在路边,泪水终于流了出来。我多想程兄的老母是一位矍铄、健朗的老人啊,可惜不是。老翁正在改建,挖掘机声音震耳欲聋,大货车呼啸而过,卷起尘土。我并没感到厌烦、厌恶。它再吵再脏,也是他的故乡!

那个男人还在前面走,踉踉跄跄,我就这么一路跟着,看他摇摇晃晃的样子,看他宽厚的背,看他“扇风”的样子,就像看着月光投下来的“芦苇”和“水草”,心里有喜悦,也有忧伤。

家会做,我为什么不能做?于是就时不时地向大厨偷几招,回家试着做做,赛过瞎猫捉死老鼠,倒也有三分像了。久病成医,久吃成仙,后来我还能给饭店老板支个招,帮他们一起研发产品。特别是这几年,我也会在微博和公众号上透露一些秘诀,好吧,很快就被人家拿去转化为生产力。这个嘛,我当然不会傻到跟人家要版权费。能够促进行业发展,推动市场繁荣,我深感荣幸。

二十多年来,我为撰写美食文章花了不少时间,报刊上的专栏也开了好几个,出了几本书,每年还要做美食文化讲座,担任过多家美食榜单的评委,现在还是上海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本帮菜工作委员会首席高级顾问。一面是知味客,一面是键盘侠,大幅度的跨界也让我在纷繁的世界中获得不少乐趣。

动静渐大之后,就有朋友怂恿我开饭店,至少也要开家兼营酒菜的小面馆,甚至要发起众筹。不过我有自知之明,饭店不能开,面馆也不能开,做直播带货肯定荒腔走板,电视台来我家录节目,只好婉拒再婉拒。我没有

刚搬进新房时,最称心的,是拥有了小小的花园。一开始,小花园以绿茸茸的草坪为主,栅栏角一株桂花,花缸里一丛日本梔子,水龙头处一棵天竺,看上去高端大气上档次。没想到,最费功夫的是草坪:割草机施展不开,手工割草腰酸背痛。索性拔了,种花种菜。蔷薇苗靠近栅栏,海棠立在石径旁,日本梔子移到地里,再种一株本地梔子。掏空花缸土,滚到北花园,填土种绣球。

我兴冲冲地买来各色菜籽,撒在花盆里育苗,长够四片叶子,种到花园里,静候有机青菜。没几天,嫩苗被虫子吃得干干净净。种过两次茄子,长叶开花但不结果。去年种过三棵番茄,仅一棵结果三个。第一个长到七成红,被鸟啄到地上,吃得精光。枝头两只青的,幸存于纸袋。好容易红了,摘下,怀着虔诚的心情做了番茄炒蛋,确实比买来的清甜。

最好种的蔬菜,莫过于丝瓜。第一年,家父在花缸里播下几粒丝瓜种子,很快就爬藤了。请西邻老伯搭个小瓜棚,棚下草坪枯萎,棚上丝瓜累累。去年也种过,藤蔓逶迤到东邻的珊瑚树上、西邻的月桂树上,兀自开花结果去了。

入门级的种花人,多半种过月季,我也不例外。网上和线下买过不少,欧月、天狼、卡罗拉……头几年开得挺好,后来它们越长越高,有的浇水过度烂了根,有的剪短后元气大伤。最热闹最长久的一株,是在花木市场买的月季,约一米高,花朵似莲,初开时呈橙红色,第二第三日,慢慢变成粉色、浅粉色。这株最可人的月季,因为近旁种了一株本地槭树,渐渐凋残。原来,月季生长之处,半米内不能有其他植物。很喜欢梔子的浓香。黄梅雨季来临前,它们约好了似的,旬日之间,次第怒放。香得恣意、任性,毫无顾忌。只可惜,总有极细小的黑色小虫在花瓣上爬来爬去,故而不敢剪下插瓶。

网上买上述花木,都冲着网页上悦目的图片;线下购得,也是看中它们盛开或含苞的样貌。可到了我的手中,怎么就盛况不再了呢?原来,养好一株花,种好一丛菜,须懂得除虫除草的方法与时机,须掌握浇水施肥的节奏和分寸,还要会打顶、剪枝。土壤、水分、光照、肥料……有一样令它们不适,轻则病恹恹,重则死翘翘。

扪心自问,我实在是个不称职的园丁,种得还算成功的,多是懒人花。再细想,营造美丽的花园,是要付出金钱、时间和精力。莫奈花园美,但莫奈是雇了5个园丁打理(也有一说是7个)。莫奈自己也是出色的园艺家,他的花园里,花卉高低有致,红色、橘黄、蓝色、紫色,各种色调的花从错落其中。最普通的花、最稀有的花,混在一起种植。从4月到10月,月月有花可赏。

跟一直待在水泥森林里的人相比,和土地亲近过的人,更懂得“开窗摇碧色,褰幌引香风”的乐趣,更能感悟“草木凋零,美人迟暮”的宁静。发散开来,亦能想到,人间的春色、美景和美味,得来皆不易。也因此,更能生出敬畏之心。

那么我就抱定自娱自乐的心态来研究饮食文化,如果说有什么微言大义,那纯粹是芝麻掉进针眼里,碰巧啦。不过,亲朋好友的鼓励至少给了我继续革命的勇气,在家里我经常练练手,做几道菜传到朋友圈显摆显摆,每次都能赢得成百上千的点赞,个别同志还要起哄,提出到我家“搭伙”。趁这次新书出版的机会,我就晒几份菜谱请名家指教。

别册里的二十六道沈家私房菜,既无山珍海味,更无燕翅参鲍,就是菜场、超市常见的食材,石库门灶披间里端出来的家常味道。我还悄悄地夹了一些“私货”,就是从小吃惯的故乡风味,比如霉干菜、倒笃菜、黄鱼羹、家乡肉、猪油渣之类。我们老百姓过日子,食材要安全,烹饪要简便,味道要乐胃,气氛要轻松。吃到好东西,涌上心头的便是想念与感恩。

赶在恼人的梅雨季之前,新书闪亮登场。你越是担心的事情越是来得快,许多朋友拿到我的新书后,首先打开的就是这本《沈家私房菜》,把“正宫娘娘”晾在一边,可把我气得:这不是明目张胆地买椟还珠吗?

刚搬进新房时,最称心的,是拥有了小小的花园。一开始,小花园以绿茸茸的草坪为主,栅栏角一株桂花,花缸里一丛日本梔子,水龙头处一棵天竺,看上去高端大气上档次。没想到,最费功夫的是草坪:割草机施展不开,手工割草腰酸背痛。索性拔了,种花种菜。蔷薇苗靠近栅栏,海棠立在石径旁,日本梔子移到地里,再种一株本地梔子。掏空花缸土,滚到北花园,填土种绣球。

我兴冲冲地买来各色菜籽,撒在花盆里育苗,长够四片叶子,种到花园里,静候有机青菜。没几天,嫩苗被虫子吃得干干净净。种过两次茄子,长叶开花但不结果。去年种过三棵番茄,仅一棵结果三个。第一个长到七成红,被鸟啄到地上,吃得精光。枝头两只青的,幸存于纸袋。好容易红了,摘下,怀着虔诚的心情做了番茄炒蛋,确实比买来的清甜。

最好种的蔬菜,莫过于丝瓜。第一年,家父在花缸里播下几粒丝瓜种子,很快就爬藤了。请西邻老伯搭个小瓜棚,棚下草坪枯萎,棚上丝瓜累累。去年也种过,藤蔓逶迤到东邻的珊瑚树上、西邻的月桂树上,兀自开花结果去了。

入门级的种花人,多半种过月季,我也不例外。网上和线下买过不少,欧月、天狼、卡罗拉……头几年开得挺好,后来它们越长越高,有的浇水过度烂了根,有的剪短后元气大伤。最热闹最长久的一株,是在花木市场买的月季,约一米高,花朵似莲,初开时呈橙红色,第二第三日,慢慢变成粉色、浅粉色。这株最可人的月季,因为近旁种了一株本地槭树,渐渐凋残。原来,月季生长之处,半米内不能有其他植物。很喜欢梔子的浓香。黄梅雨季来临前,它们约好了似的,旬日之间,次第怒放。香得恣意、任性,毫无顾忌。只可惜,总有极细小的黑色小虫在花瓣上爬来爬去,故而不敢剪下插瓶。

网上买上述花木,都冲着网页上悦目的图片;线下购得,也是看中它们盛开或含苞的样貌。可到了我的手中,怎么就盛况不再了呢?原来,养好一株花,种好一丛菜,须懂得除虫除草的方法与时机,须掌握浇水施肥的节奏和分寸,还要会打顶、剪枝。土壤、水分、光照、肥料……有一样令它们不适,轻则病恹恹,重则死翘翘。

扪心自问,我实在是个不称职的园丁,种得还算成功的,多是懒人花。再细想,营造美丽的花园,是要付出金钱、时间和精力。莫奈花园美,但莫奈是雇了5个园丁打理(也有一说是7个)。莫奈自己也是出色的园艺家,他的花园里,花卉高低有致,红色、橘黄、蓝色、紫色,各种色调的花从错落其中。最普通的花、最稀有的花,混在一起种植。从4月到10月,月月有花可赏。

跟一直待在水泥森林里的人相比,和土地亲近过的人,更懂得“开窗摇碧色,褰幌引香风”的乐趣,更能感悟“草木凋零,美人迟暮”的宁静。发散开来,亦能想到,人间的春色、美景和美味,得来皆不易。也因此,更能生出敬畏之心。

